

被虚构的鲁迅

朱正◎著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被虚构的鲁迅

——鲁迅回忆录正误



朱正 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虚构的鲁迅:《鲁迅回忆录》正误 / 朱正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443 - 4647 - 4

I. ①被… II. ①朱…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5978 号

被虚构的鲁迅——《鲁迅回忆录》正误

著 者: 朱 正

责任编辑: 朱 晓

装帧设计: 北京学古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9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3 - 4647 - 4

定 价: 28.00 元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 次

代序：冯雪峰致朱正的信	(1)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5)
周福清科场案述略	(8)
错怪了介孚公	(20)
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	(25)
鲁迅 1916 年离京南下是为了什么？	(35)
关于王敬轩	(39)
为齐寿山一辩	(44)
鲁迅和盐谷	(47)
关于未名社的被封	(51)
《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	(56)
[附录] 《呐喊》中各篇的写作日期	
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	(69)
鲁迅 1932 年的北平之行是为了什么？	(76)
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	(89)
关于“北平五讲”	(99)
关于《文学杂志》的几件事	(119)
《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	(128)
《汉奸的供状》的作者是谁？	(135)
陈赓是何时会见鲁迅的？	(146)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	(156)
关于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的情况	(186)
也战斗，也休息	(201)
怎样解释鲁迅给黄源的四封信？	(206)
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213)
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20)
[附录] 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为什么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	(230)
鲁迅用火腿夹带过书信吗？	(237)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	(241)
鲁迅懂得法文吗？	(250)
 编完写起	 (254)
附：鲁迅史料中的真伪问题	(264)
 初版后记	 (275)
再版后记	(279)
三版后记	(280)
四版后记	(282)
本版后记	(283)

代 序

冯雪峰致朱正的信



1

朱正同志：

你信收到。你关于鲁迅先生著作的补注，我非常愿意拜读，这是我学习的一个机会。我事前应向你说明的，是我最近因肺癌做了手术，身体还没有恢复，因年龄关系，要恢复到能够做点工作，还须再过半年，现在仍继续在吃中药。所以我就怕不能很快地阅读，也怕没有精力好好地研究。把这情况告诉你，请你考虑后决定寄不寄给我吧。

如寄给我看，我看后又转给社中负责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同志去看，你愿意吗？这一点，假如你寄给我看的话，也请顺便告诉我。

此致

敬礼！

冯雪峰 1975 年 7 月 26 日

信寄我住处（东四北大街 17 号）较便

2

朱正同志：

你 8 月 1 日信我在 4 日收到，补注稿子也在昨天收到，请勿念。我身体恢复得更好一点后，我一定一页一页地细细拜读，对我的益处一定很大。你说我可以“以任何方式加以利用”，对我

个人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我从近二十年以来不曾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今后也不会写，但我仍应该表示感激。至于以后转到社中同志们去看，对他们当有参考的作用，正在从事注释工作的同志如要采用你的条文，他们当会写信告诉你。《鲁迅日记笺证》、《鲁迅手稿管窥》等，如愿意寄给我，我是极愿意拜读的，而且一定能得更大的益处。《回忆录正误》，希望你重写出来；只是在资料方面，我一点也不能帮助你，我一向没有收集资料，而且近二十年来连本来不多的一点书籍也散失的散失，处理的处理（论斤卖掉），剩下没有几本了。

别的再谈，即致
敬礼！

冯雪峰 8月6日

3

朱正同志：

信和《鲁迅手稿管窥》（其中夹有叶圣陶先生信三封）都收到，请勿念。

近日因身上发觉有可疑之处，几次到医院检查，弄得昏头昏脑，连写句话告诉你收到信及文稿事也忘了，今天才记起，实在惭愧！

即致
敬礼！

冯雪峰 9月11日

4

朱正同志：

文稿（《正误》）及信收到。可恨我最近一个多月来病反而变坏，特别是咳得厉害，弄得全身无一点力气，嗓子也哑了。大著仅只翻了一部分，未能好好全部拜读，待我略有力气后当仔细地读，再写信告诉你读后的感觉。《补注》，我尚未读，我请孙用同志等拿去先看了，尚未告诉我他们的意见。

我在继续治疗，不久当会好转，请勿念。

致

敬礼！

冯雪峰 10月23日

5

朱正同志：

你给夏熊的信及汇给他的书款当时就收到，请勿念。我早想写信，但力不从心，今天能不能写完这信也很难说。主要的就是关于我托孙用同志先寄回《正误》给你的事说明几句。当初我收到你这稿时曾在几天之内分几次翻阅过一遍，因身体关系，看得很粗略，但也得了印象，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不过我对你的“口吻”，却很不以为然。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而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而且一方面，我想我只要一提，你就会感到，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这是我觉得更加值得你注意一下的。我当初有这样感觉，孙用同志来看我时，我就同他谈起，认为你做了很好的“正误”，但你的“口吻”有缺点，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所以我先不请人去看，却请他看看，是否也有同感。他看了，对我说他有同感，也觉得容易引起反感，不如先寄回你自己，口吻上加以修改之后，再给人看。于是两人商量之后，我就托他寄回给你了。孙用同志同我是至交，在这件事上他又显出对于你的爱护，虽然他不认识你。其次，你有这稿子寄给我，有好几个人知道，都想拿去看看，向孙用同志要，孙用同志回复说必须得我同意，于是又来向我要，我先回说等孙用拿还给我，让我看看再给；但如第二次再来要，我就不好回复了，于是和孙用商量结果就决定先寄回给你，对别人则说是你来信要立即寄回去修改的。果然第二次又来要了，我也就这样回复了。你能明白这经

过并谅解我们的“用心”吗？

自然，你本来只寄给我个人看看的。但我以为你的工作既有价值，虽然一时不会有机会出版或发表，但给多几个人（研究者）看看也是好的。我希望你认真改一改。我认为连卷首引的鲁迅先生的话也除去，引用这些话我觉得很不合宜。你“正”的确实是“误”，但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呢？尤其不应该骄傲。希望你改好后再寄给我。

关于何苦在 1933 年 7 月间某天下午（下雨）到鲁迅家，我在回忆中说他夫妇又在鲁迅家住了短时期，现在我再回忆，仍觉得我说的是合乎事实的。你的考证，说不止短时期，这是你只根据《日记》考证的缘故。《日记》有些事是没有记的，尤其是有政治关系的事和人。我记得是，他们到鲁迅家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杨之华就去同中央局联系，过几天他两人就移到中央局给他们搞的一个地方去住了。这是一。再者，1933 年 8 月至 9 月，我负责当时秘密召开的反战会议的筹备工作（我当时是江苏省委的宣传部长），在这两月中我大概隔三四天（至多隔一星期）总要在深夜到鲁迅先生家去一次，我向来印象中总未留有何苦这时住在鲁迅家的影子，现在再回忆也如此。

我已没有力气了，有关《正误》的事就不再写了。

“碧珊”、“碧山”，指我的女儿雪明。我女儿二三岁时，我常叫她“小瘪三”，于是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就有写成“碧珊”、“碧山”的。我和我爱人都是出版《日记》时才看到，也在这时才知道的。

请原谅我写得潦草，即
祝安好！

冯雪峰 1976 年 1 月 5 日

《管窥》，我读过一遍，也读得不仔细，提不出意见；因一时无处可介绍去发表，就先一起寄回给你。《寓言》，无法办到。又及。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一文中说：

他自己承认，小时候在家里读书，先生给他限定功课，譬如叫他背四行书罢（旧式私塾的唯一的教授法是背诵），他立刻背了，一切的课业都办妥了，他在那里玩，先生看看不对，再加四行，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一本书，以后就每每整本书责令他背诵，他还是很快地做完了，还是在那里玩，原因是他看过一两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后来先生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收《欣慰的纪念》。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398—399页）

鲁迅从小就博闻强记，聪颖过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许广平说的前面那一大段，很可能确实有那么一回事吧。至于她说的那个后来被“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的先生，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通常，做教师的总希望学生聪明。例如，1926年8月15日鲁迅在写给当时还只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的信中，不是称赞她说“幸骏才之易教”吗？那么，这一位竟被学生的聪明易教吓退了的、与众不同的教师究竟是谁呢？

鲁迅幼年，从来没有过延请老师到家里来课读的事情。（其实，这也就已经排除了教师辞职或者不辞职的前提。）他从师就学的经过，在许寿裳作《鲁迅先生年谱》中曾有简单的记载：

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六岁。是年入塾，从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十二岁。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专著上册，第536页）

玉田即周兆蓝。鲁迅在《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对他曾有一段怀有敬意的描写：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很爱和孩子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署名为周遐寿）一书中也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形：

鲁迅手抄本中有一册《鉴湖竹枝词》，共一百首，是玉田所著，乃是从手稿中抄出来的，卷末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可知他给鲁迅的影响不浅，关系始终不坏。（专著中册，第954页）

从上面所引材料中，可知他显然不是那个终于不得不辞职的先生。

再看三味书屋的寿先生。鲁迅在《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更说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终生都对他怀着敬意。就是到后来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仍旧和他有过书信往来。那时寿先生的儿子寿洙邻也在北京工作，他和鲁迅之间的往来也颇为密切。例如鲁迅到平政院控告章士钊非法免职一事，他就曾经为鲁迅出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后，他曾经写信给鲁迅指出了其中的一处差错。《鲁迅日记》中凡是提到寿镜吾的地方，都是尊称为“寿师”或“镜吾先生”。可见他显然也不是那个终于被迫辞职的先生。

鲁迅幼年曾经跟随念书而在许寿裳编的《年谱》中没有记载的老师，还有花塍与子京。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署名为周启明）中说：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么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这之后还跟子京读过，也是叔祖辈的一人，这

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知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对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糗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猕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专著中册，第788—789页）

鲁迅幼年的四位老师之中，只有这个子京与许广平说的有某些相似，不过也并不完全相符。第一，从许广平的文章来看，她说的这位先生应该是被延请到学生家里去教书的塾师，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生辞职的问题。子京显然不是这个情况，仅仅是因为他住得近，小孩子去他家方便，才顺便去请他教读的。第二，从他文理不通的程度看，大约子京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教师，他还没有分辨称职和不称职的能力，因而也就决不会知难而退主动辞职的。事实上，鲁迅兄弟不再到他那边去上学，也并不是因为他主动辞职，而是伯宜公看他太糊涂，只能误人子弟，才决定不再叫他们去的。总而言之，在鲁迅幼年的学习生活中，实在找不出一个被学生的聪明弄得只好辞职了的先生。

说明：本书所引《鲁迅回忆录》，指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之汇编本。以后不再注明书名，只分注专著上、中、下册和散篇上、中、下册。

周福清科场案述略



《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家是怎样“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呢？在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极为简略地提了一句：“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鲁迅自己说的，就只有这么多。在他的著作中，人们找不到对于这“一场很大的变故”的任何记述。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是他的祖父周福清（介孚公）闯下的一场大祸。公开提到这一件事的出版物，就我所见到的，最早的是1925年出版的李伯元著的《南亭四话》。原是大东书局出版，石印本。1985年上海书店予以影印，容易看到了。在他家族中最早公开写出这事的，是周作人。

在《鲁迅的故家》中，周作人是这样讲他们的祖父的：

介孚公本名致福，改名福清，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这里还是散馆就外放，弄不大清楚，须得查家谱，但据平步青说，他考了就预备卷铺盖，说反正至少是个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专著中册，第931页）

这一段话有几处错误。

一、光绪一朝没有辛未年。有清一代，最后一个辛未年是同治十年（1871年）。周福清就是这一科中的进士。《同治辛未科会试年齿录》中有他所写的到那时为止的履历：“甲子丁卯乡试中

式第八十六名。戊辰考取誊录。会试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转引自高伯雨《听雨楼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清制：“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清史稿》卷108，选举志三）他就是这样被钦点庶吉士的。他这自叙中，“甲子丁卯乡试”一语应稍加解释。清朝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八月于各省城举行乡试，中式者为举人。甲子年（1864年）本是乡试之年，只是这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左宗棠部才攻克杭州，六月十六日（7月18日）曾国荃部才攻克金陵。因为战争，这一科的乡试只好和下一科丁卯（1867年）合并举行。周福清其实是丁卯年中的举人。

二、周福清并不是“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的。《清史稿·选举志三》：“凡用庶吉士曰馆选。……雍正十一年，特设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户部月给廪饩，工部供张什物，俾庶吉士肄业其中……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他是辛未年点的庶吉士，学习三年，散馆（即毕业）当是甲戌年（1874年）了。散馆之后的去向，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这样一折腾也得耽搁若干时日，定下来已经是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正月二十二日（2月27日）云：“乡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馆，选得金溪知县，来辞行。”可为旁证，由此也可以知道，周作人说的“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是不对的。大约散馆时他不属于“优者”，没有授编修、检讨，而是立即外放了。

周福清在金溪县做了三年知县，即被劾去职。这经过，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说：

翰林外放知县在前清叫做老虎班，是顶靠硬的，得缺容易，上司也比较优容，可是因此也容易闹出意见来，介孚公当然免不了这一例。那时上司大概不是科甲出身，为他所看不起，所以不久就同抚台闹了别扭，不知道做了多少年月，

终于被参劾，被改为教官。他不情愿坐冷板凳去看守孔庙，便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一直在做京官，到了癸巳（1893年）丁忧，才告假回家去。（专著中册，第931页）

周作人讲的，是他自己还没有出世以前的事情，根据当是祖父本人或者家里别人的叙述。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档案文献作出更确切的叙述。当时江西巡抚刘秉璋虽说是先以军功叙知县，可是“咸丰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见《清史稿》卷第447本传）。他并没有参劾周福清。段国超著《鲁迅家世》中说是李文敏参劾的（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也不是事实。据《清史稿》卷第204疆臣年表八，光绪四年七月李文敏才接替刘秉璋为江西巡抚。这已经是周福清被劾半年之后了。当年参劾周福清的，其实是两江总督沈葆楨，他也是正途进士出身，一代名臣。《清史稿》卷第413本传说他“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吏治并卓然”，做他的部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清史稿》本传说，“葆楨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懍懍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宋恕在《外舅夫子瑞安孙止庵先生八十寿诗序》也说到他：“沈故刻薄，恶儒术。”（《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6页）周福清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位长官。会稽顾家相的《五铢读书麈随笔》中谈及周福清，说他“因与缉私委员陈某争执，陈某愆于制府沈文肃公，遂奏参改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收有关周福清的档案材料十五件，第一件就是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78年2月25日）沈葆楨参劾周福清等州县官的奏折。这不是沈第一次参劾属员了。这一回他参劾的“不职之州县等官”共十二名，从正五品的同知、知州起，直到未入流的典史。其中请旨即行革职的九人，考语如“心地巧猾”、“操守平常”、“既愚且诈”、“品行卑污”、“性好招摇”、“溺于嗜好”等等，这些都是革职的理由。另外“识昏才庸”、“年衰气惰”的两名是勒令休致。末一名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颡预而文理尚优”，处分是“归部改选教职”。在十二人中，周福清是唯一在考语中还提到优点的（文理尚优），也是处分最轻的一个。可是清廷认为

这“归部改选教职”的处理办法是不适当的。据光绪五年四月军机处一道录副奏折（档案第二件）说：

甄别改教知县周福清，浙江进士，年三十六岁由前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前据两江总督沈葆楨奏折，该员办事颀顽，文理尚优，请以教职改选，当经吏部查周福清到任已逾半年，今该督等奏请将该员以教职改选，经吏部核计，该督具奏时系在半年限期之外，核与改教之例不符，照例以原品休致。该员如情愿引见，应令该督等给咨赴部。等因。于光绪四年三月初十日（1878年4月12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今据江西巡抚李文敏等给咨到部。再：该员前在陕甘捐局，遵例报捐同知升銜。合并声明。

他“情愿引见”，于是带着巡抚李文敏所给咨文，入都引见了。并不是如周作人说的那样，“他不情愿坐冷板凳去看守孔庙”（做教官），事实上他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见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即1893年12月17日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这内阁中书是遵例捐来的，不是考取的。

据《清史稿》卷114职官志，内阁中书是正七品，“掌撰拟繙译”，是很清苦的小京官。

周福清做了多年的内阁中书，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很少见到直接材料，这里姑且引两种无直接关系的材料作为参考。《孽海花》这部小说写的，正好也是这段时间前后京中官场和文士的生活，第五回写庄仑樵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却连吃饭都有一顿没一顿的，来了个客人要留吃饭，也得临时拿件纱袍子叫管家当了十来吊钱到饭庄子去买几样菜。谁知道正在陪客吃饭的时候门口大吵大闹起来，原来是他欠了米店两个月的米账，没钱还他，那店伙天天来讨，总是推三宕四，那讨账人发了急，就吵起来，也就够狼狈了。《南亭四话》录有一首《嘲内阁中书诗》：“莫笑区区职分卑，小官京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叙议，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影印本第172页）

当时周福清就处于这样一个“小官京里最便宜”的地位。虽说不至于贫困到没有钱吃饭，但手头总是很拮据吧。《鲁迅的故家》引同乡王继香庚寅年七月十三日（1890年8月27日）日记，好友都知道他“境窘”，不肯坐车，免得他开车钱（专著中册，第931页）。同书还说，“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专著中册，第922页）。

周福清的母亲于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去世，他收到电报即奔丧回家，丁忧在籍。

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岁万寿，甲午（1894年）年要开恩科，乡试得提前一年。就因为这次乡试，周福清闯下了一场滔天大祸。《鲁迅的故家》说：

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仿佛又记得副主考是郁昆，但郁是萧山人，所以是不确的。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去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字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有七年，至辛丑（1901年）一月，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请，依照庚子年（1900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乃于是年二月回家，住在原来的地方。（专著中册，第932页）

稍后，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及此事，要稍微详细一点：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